



【社会观察】

我们爱读书吗

□雨茂

中国人爱读书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会呈现出两极化。有人认为,中国人当然是爱读书的。孔夫子曾说,“不读诗,无以言”;读书人一向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宋真宗的御制诗写得更直白——“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也有人以为,中国人不是真爱读书。调查表明,中国成年人平均每年的阅读量远远不及日本、美国、俄罗斯、以色列,阅读量之少,甚至达到令人尴尬汗颜的程度。

关于中国人读书,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呢?问题出在对读书与阅读的理解上。在许多人看来,读书就是学习,当然包括教科书及各种考证、考编的书,也包括各种快餐式读物。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以上所谓读书都不能算真正的阅读。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获得审美体验的活动。阅读是主动的,不是被动接受的。阅读更是一种领悟、品鉴、探究、批判的思维活动,不单纯是知识的被动接受,也不只是为了消遣。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人认为的读书,其实不属于阅读。

读书在中国是功利性的。古代往往是为了科举,“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此,“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亦如此,宋真宗的《励学篇》讲得更透彻。与其说中国人爱读书,不如说更爱功名利禄。为了功名,不得不读枯燥的四书五经,大量背诵经文、章句与注疏。当前,读书则是为了升学。为了高分,必须熟读教科书,背熟知识点,研读各种宝典。科举考试以来,功利化的读书方式延续了一千多年,导致科举成功者大多缺乏创新精神,在历史上声名不显,倒是许多科举失败但真正读书的士人大放异彩,李白、杜甫这样,徐霞客、曹雪芹等人也是这样。在当今,应试教育一统天下则造就了大量高分低能的学生,于是有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解决功利化读书问题,钱学森之问是解决不了的。

一位朋友请我去郊区聚会,地点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农家乐餐厅。餐厅老板的儿子大概是读幼儿园的年龄,正自顾自地玩玩具。老板年过三十,经营着茶园、果园、餐厅,日子过得让我们这些工薪族很羡慕。老板知道我是文学院老师,招呼儿子背古诗词,孩子于是摇头晃脑地背起来。小孩用的是朗诵腔,铿锵有力,嗓门高亢,表演味比较浓,对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略微有些做作。孩子背了一首诗后,大家都鼓掌。接着背了两三首,不愿意再背了,父亲不断鼓励孩子背下去,甚至点名要他背《满江红》。小家伙明显不情愿,但还是表演了一次。可以

看出,让儿子背古诗词是这家餐厅的保留节目,老板深以为傲。通过交谈,得知小家伙居然能背六七十首古诗词。仅就这一项,他已经达到初中生的水平了。在孩子还不能自主阅读的时候,已经能大量背诵古诗词,看似教育很成功,却违背了教育规律。在本应该听故事、做游戏的年纪,却要背诵大量不知所云的古诗词,这样的早慧教育可能会戕害幼儿心灵,埋下不爱阅读的隐患。

许多人跟我讲孩子如何爱读书,有的小学生已经读过《红楼梦》,还有读《三国志》的。除了个别天分极高的孩子,许多书其实是家长或学校想要孩子读的,不是孩子主动要求读的。如果在故事书与名著之间做选择,孩子当然会选择故事书,问题是我们给了孩子读书的自由吗?小时候,因为常听评书,所以我读书是从评书开始的。比如《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杨家将演义》《三侠五义》等,读的第一本现代人写的武侠小说是《玉娇龙》,第二本是《书剑恩仇录》,对小说中文泰来的妻子四嫂很着迷,觉得以后结婚就要找这样的女人。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看不懂,其他三部也是先看了连环画再看小说。根本没有人教我背古诗词。父亲爱看闲书,对我看这些书,他是不干预的,但学校却不允许。当年,老师是不允许我们带课外书到学校的。有的同学忍受不了这个戒律,把课外书带到学校读,或者借给同学读,经常被老师没收。有一段时期,我特别迷恋《三国演义》连环画,同学借给我一本,上自习时偷看,被数学老师发现没收。据一位与数学老师关系密切的同学证实,老师的褥子下面全是小人书,因为他也是小人书迷。既然老师也爱读所谓闲书,为什么不允许学生读?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影响学习。事实证明,爱读课外书,阅读量大的孩子后来都比较有出息,影响学习的借口不过是经验主义判断,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人们常说“经验主义害死人”,但在中国,经验主义仍然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不读书、不研究造成的。越是不读书、不探究,就越相信通行的经验。这些所谓的经验又让人只读与考试相关的书,不读课外书,长此以往,必然败坏人的阅读兴趣,直到把人搞得不爱阅读。如果顺着孩子的阅读兴趣,让他们抛弃功利的读书观念,慢慢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自然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阅读,根本用不着拔苗助长。一些爱读书的孩子就是被急功近利的早慧教育扼杀了,家长、老师要警醒!必须申明一点,书籍是不分课内与课外的,课内的应该称教科书,并不在真正的阅读之列。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化杂谈】

孙犁的芦苇

□肖复兴

197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了1958年版的《白洋淀纪事》。其封面是我见过的孙犁先生的书中最朴素却也最别致的一帧。水墨画写实手工制作,有浓郁的年代感。在封面和扉页上,设计者林锴都用淡墨扫了几笔在风中摇曳的芦苇,逸笔草草,与孙犁先生这本表现战争年代白洋淀生活的作品很吻合。

在孙犁先生的笔下,白洋淀的芦苇是生活的场景,也是艺术的意象。很多篇章中,都少不了芦苇,虽然文笔也只是逸笔草草,却已成为作品中的另一主角。

重读这本书,翻到《芦苇》这一篇。这是孙犁先生1941年的散文。文章不长,写到在日本鬼子的一次轰炸中,孙犁跑进芦苇丛中,见到一位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也在那里躲避。轰炸过后,临分别时,姑娘见孙犁穿着西式的白衬衣,为免遭遇敌时的麻烦甚至危险,她将自己的农村大襟褂子换给了孙犁,自己穿上了孙犁的衣裳。只是这样一件小事,写出了军民鱼水关系,更写出了这位姑娘善良的心地。

在这篇散文中,孙犁写了这样一小段话:“姑娘的脸上还是那样惨白,可是很平静,就像我身边的芦草一样,四面八方是枪声,草叶子还是能安定自己。”这里的芦苇,写的就是这位姑娘。在四围枪声中,芦苇的安定,表现的就是姑娘逐渐由害怕而变得平静。有了这样的芦苇衬托的背景,姑娘在芦苇丛中脱下自己的大襟褂子,才会那样自然妥帖,美好感人。炮火过后,飒飒风中摇曳的芦苇丛中的分别,才成为一幅动人的画面。

读完此文,我想起孙犁先生的另一篇作品《纪念》。《纪念》写了一位农村的老大娘,为了给战争中口渴难挨的孙犁一口水,冒着敌人射出的子弹,跑到院子里,从井里迅速绞起一罐水,飞快地跑进屋。孙犁写道:“这水是多么甜,多么解渴。我怎么能忘记屋子里这么热心的女人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的孩子?我要喝一口水,她们差不多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段话,同样可以作为《芦苇》的画外音。它抒发的是同样的情感。一件褂子、一口水,在战争年代弥足珍贵,很显然,《芦苇》比《纪念》写得更含蓄。芦苇的描写,比直接的抒情更让人感动和感怀。

战争年代,冀中平原,白洋淀普通的芦苇,被孙犁捕捉到笔下,反复吟咏,是从生活化到艺术化的一种敏感的情致和写作路径,就像俄罗斯巡回画派派的画家,将普通常见的白桦林光影交错地呈现于画中,成为一种艺术的至境。

在《采蒲台的苇》中,孙犁先生曾经写过芦苇给予他的第一印象。他说:“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得是那么紧。人好像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他还写了芦苇的各种用途:可以织席,可以铺房,可以

编篓捉鱼,可以当柴烧火……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写芦苇,便没有什么新鲜,也便不是孙犁。接着,孙犁说:“关于苇塘,就不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他是把芦苇当成冀中平原的“名胜”,其地位不可谓不高。

孙犁先生笔下的芦苇,有单纯的美好和实用价值,更有战争中英雄与人民构成的双重意义,即英雄的血液与人民的血液共同铸就的坚韧品格。在《采蒲台的苇》中,孙犁先生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在孙犁先生前期作品的战争篇章中,芦苇常常出现,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不期而遇,有时是信笔所至,甚至是神来之笔。芦花初放的时候,“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洒。”(《芦花荡》)芦花放飞的时候,“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荷花淀》)即使是到了严冬的季节,“河两岸残留的芦苇上的霜花飒飒飘落,人的衣服上立时变成银白色。”(《嘱咐》)

不过,孙犁认为,芦苇最美好的时候,在五月。他说:“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采蒲台的苇》)“五月底,那芦苇已经能遮住孩子们各式各样的头巾。”“这一带的男女青年,一到这个时候,就在炎炎的热天,背上一个草筐,拿上一把镰刀,散在河滩上,在日光草影中,割那长长的芦草,一低一仰,像一群群放牧的牛羊。”(《光荣》)那是战争间歇中对和平生活的一种回忆和向往,被孙犁先生描画得情深意长。

但是,战争来临的时候,芦苇不会如此美丽娴静,完全变幻成另一种姿态和容颜。敌人逼近的时候,“云雾很低,风声很急,淀水清澈得发黑色。芦苇万顷,俯仰吐穗。”芦苇所呈现的是一片苍茫浑厚的景象。面对敌人炮楼咄咄逼人的威胁,“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在天上。”芦苇所呈现的是一片威武不屈的形象。孙犁先生完全将芦苇人格化,将其本身具有的美丽、清白,柔韧与坚强的不同侧面、多重性格,一一挥洒在纸上。我还从未见过有作家能够写得如此仪态万千、风姿绰约。

在孙犁先生的作品中,以细节的生活化和细腻感,构成其艺术风格之一。常常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甚至是视而不见、见而无感的小小的芦苇,恰恰被孙犁先生不经意地拾起,却也落花流水,皆为文章,既能映水浮霞,又可挟云掠风,委婉有致地道出对战争年代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人与事的无限情思。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十六周年。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